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
第三十五回 鄱陽湖祈神庇護 常王山遇盜驚慌

卻說二人持刀刺殺貴興。是時三更三點，燈影朦朧。貴興被嚇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（天來有夢貴興亦有夢。天來之夢，張風所托；貴興之夢，不知何人所托矣。）放眼見潘氏熟睡，心中駭異，慌忙喚醒潘氏，以夢告知。潘氏曰：「相公夜來酒困，故有此夢。」（所解未夢不是）貴興自覺夢疑，遂無心與潘氏取樂。侵早出門，欲將此夢求教方士。（侵早說夢便是不祥）偶然經過一「問菲」館，見一人頭戴逍遙巾，身穿皂布服，丰姿俊爽，道貌非常，蹲踞於蒲團上，垂簾賣卦。貴興近前施禮，二人各道姓名。貴興欣然起敬曰：「明先生尊號，既稱善詳，必善與人詳夢。」（善詳姓名反在貴興口中道出，文勢之勾，自來未有。）明善詳曰：「只管說來，吾自有見解，殊非杜撰欺人。」貴興曰：「我與梁天來雀角多年。日間飲食不安，夜來偶作一夢，遇二人持三張木刀割我兩乳，刺我心窩。未知吉凶應在何人，先生為我直筆批來，不必寓言隱諱，使我趨吉避凶，感德良深矣！」言罷，先將卦資遞過。（先交銀後聽講，序法與前不同。）善詳曰：「愚直之夫，言來倘有衝犯，幸勿見責。」貴興曰：「不妨！不妨！」那先生批云：木刀三張便是梁。（有此明法卦定然靈）

君家聽我說端詳。

貴興愕然，曰：「莫非就是梁天來否？」善詳再批曰：

二人暗隱天來字，（天來二字暗藏二人）

貴興曰：「有人教我定往外洋，是否可行？」善詳又判云：

不若移舟往別鄉。（無限天機為他所泄）

貴興看罷大驚，歸告爵興。爵興曰：「此言正合吾意。」

正話間，美閒自顧而返，昔穎關稽查甚緊，杳無音耗。爵興曰：「不消何說，他已赴京無疑。誠有疏虞未備。」貴興曰：「料他未到北新，我們到京打點，倘屬未遲。非得智謀殷實之士，不可放心重托。敢煩表叔一往。」爵興曰：「事勢至此，不得不然。」貴興乃修書，先著千里馬帶往燕京，訪交前任撫院蕭公之弟蕭榮，求他在此關照之意。隨後爵興陸路趕程，卻將土屋換過珠室，喚越文、越武偕行。三人纏束在身，致囑而去。

再說天來自滕王閣開船，行至大江之中。一望無際，水與天接，天與水連。天來問此處是何所在，天爵答曰：「此湖號曰『鄱陽』，為天下五湖之一。周圍且八百餘里。當日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，幸得槐樹領聖，殺退敵人，即此地矣。」天來果見湖邊有間定遠功用古廟，廟前栽種一條槐樹，高僅二尺許，根深蒂固，葉盛枝橫。（洪武傳所記功臣三〇六人，並不載此槐樹。餘嘗親見廟裡助標姓氏一一不差，惟槐樹之高不滿三尺。鄉人皆言當日顯聖，奉之如神。附此以見野史失載。）二人惆悵不已。

天來謂船戶曰：「如此廣闊風恬，方可過湖。」船戶曰：「過湖係饒州浮梁景德大鎮，出產磁器之所。我今沿湖而去，不到湖心。客官休要驚怖。我兄弟素諳江湖，自言小心便是。」天爵曰：「梁兄休張風波。吾觀天文，近日必無風暴。」天來曰：「天地廣大，風雲變化不測。足下何由知之？」天爵曰：「餘昔年曾遇異人。投得一書，可以預知風雨。其術最為直捷，人所易曉，驗之無不應。可惜被內子毀去大半了，至今猶存數頁。此後吾每出必藏諸行李，以被風雨之虞。」天來曰：「足下有此妙術，肯傳與人否？」天爵欣然檢出此書示之（今之醫生在湯頭中抄得一方，便如珍似寶，不告傳人。濟世之婆心而何具器之偏少也。）書云：

兵船交戰，仰觀日月星雲，預知風雨。

日暈主雨，月暈主風。何方有缺，即此方風雨將來。

一日沒返照處，有胭脂紅，無風必有雨。

一星光閃爍不定，主有風。

一夏秋間有海沙雲起，謂之「風潮」。其名曰「颶颶」者，四方之風，東西兩粵常有。

一凡風單日起，單日止；雙日起，雙日止。

一風早起晚和，須防明日再多。

一暴惡之風，盡日而沒。

一防夜起之風必毒。

一東風急雲起愈急，必雨，其雨最難得晴。

一春風易於傳報，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；雖早有此風，向晚必淨。

一防南風尾，北風頭。南風愈吹愈大，其大在尾；北風初起即大，其大在頭。

一春南夏北，有風必雨。

一雲起如炮車形，主大風。

一雲既起復下散諸，四野如煙如霧，名曰「風花」，主有起風。

一云若魚鱗，不雨也風顛。

一雨陣自西北起者，必雲黑如潑墨，又必作眉梁陣，主先大風雨，後雨急易晴。

一水際生靛青，主有風雨。

一秋雲陰暗，無風則無雨。

一海燕成群而來，主風雨。

一海豬亂起，主大風。

一夜聽九道遙鳥叫，亦可預卜風雨；一聲風，二聲雨，三聲斷風雨。

一蝦籠張得鱗魚，主風水。

一月盡無雨，來月必有大風雨。俗云：「廿五六若無雨，初三四莫行船。」

一春天有甘，四番花信風。梅花風打頭，棟花風打末。

一潮長風起，潮平風止。

一朔望越二、三日，潮初起風必大。

一上下弦越二、三日，潮漸退風必大。

一月為潮之母，雷為雨之父。故潮隨風，雨隨雷。

一當寒對天明無雨，風從西北暴至。名曰：「颶口」。

一當暑時天昏有雨，風從東北暴至，氣甚寒。謂之「青凍」；若天昏無雨，風從西北暴至，如亂石搏去，名曰「石尤」。

一風輒起輒止，亦名「石尤」。此風多於夏秋間時發，發必三日連發，望西北雲起如螭蟒爪，瞬息即至此，則風之變也。

一東粵、西粵春夏多南風，秋冬多北風，反是則有雨。故風之惡毒，莫甚於嶺南，最易傷人。暖風一至百剝，剩跌木出，水地蒸液，牆壁生鹼，衣裳、白醜、書冊霉滅。

一廣東瓊郡週歲皆東風，夏秋必颶颶之作，草昔乾頊。

一瓊郡三四月時，晝有南鳳，夜則無之。至五月乃有過夜。南崖州人最昔南風，盛夏時士庶出入，率以青布裡頭，恐南風為

害，急不可救。

一風之始發，常在月之七、八日及早、晚二候。過此即甚暴烈，多不終朝。諺云：七風八到，九日不來風過造。又曰：朝三晚七，半夜吹風無過日。

一先風後雨為順，先雨後風為逆。

一先雷後雨，其雨必小；先雨後雷，其雨必大。

一瓊州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有再，若廣州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無雨。

一處暑無雨則白露必雨，處處皆然。故曰：處暑若逢天下雨，縱然結實也難收。

天來覽畢，曰：「足下身當貿易，又能博覽諸書，週知天地。誠不愧達人君子矣！」天爵曰：「書理雖則如此，然而江湖險阻更須禱神庇護，才可過湖。」天來遂喚祈福炷香秉燭，自往船頭跪下，默稟湖神。稟畢，然後與船戶眾人開出一個羅盤，掛帆前往。孤舟影雙，萬籟俱無，飄飄乎身在水雲之鄉。

越數日，始到玉山縣界。二人捨舟投店。天來問曰：「此去北新關口，尚有多少程途？」天爵答曰：「明日度嶺，使是常山縣屬，與北新關相去數百餘里。」天來聽得此言，早吃一驚。暗思：「往日南雄度嶺，險死還生。來日過山，猶恐貴興更有攔截。奈何，奈何！」遂說曰：「蒙足下保護到此，知厯勞心。但明日途中，未知還有奸細否？」天爵曰：「到此地而有誰敢阻？如此過慮，何異杞人憂哉？」天來曰：「不然。貴興之惡，陰毒異常，奸謀出人意外，不可不慮。」天爵曰：「此山不過百有餘里，一望平原，牛馬可度，童叟可行。非比南雄險阻。何無將汝主僕扮作挑夫，意下何如？」天來從之。天爵不得已，著心腹人相隨捍衛，挑著一擔香椽，望常山縣界慢慢而行。剛至草萍，適遇前途數人高聲叫曰：「爾等不可前往，不若回去為高！」主僕二人相顧失色。未知數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